

潮州方言的“伱” ——兼谈普通话“呢”的来源问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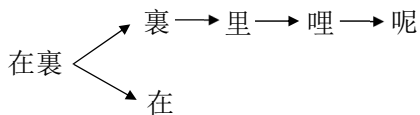
洪妍

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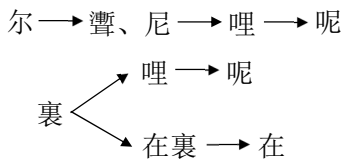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以潮州方言中对应普通话“呢”部分功能的“伱”为例，描写其不同的语音形式所对应的句法语义与句法功能，为研究“呢”的来源问题提供一些参考依据，探讨潮州方言中语音变化的形式与意义的互动关系。

关于普通话“呢”的来源问题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：

吕叔湘在《释《景德传灯录》中在、著二助词》中认为，“呢”是“哩”的变形，“哩”是“裏”的俗书，而“裏”则源于“在裏”。并且“在裏”在唐代口语中也演变为语气助词“在”，与“裏”用法基本相同。即：



太田辰夫的意见有所不同，认为表疑问语气的“呢”和不表疑问语气的“呢”来源不同，前者来源于“尔”“嚮”，后者来源于用于句末的处所词“裏”“里”，“裏”“里”除了变为句末助词“哩”之外，还作为体词构成“在裏”等，用于句末表示动作的存在，而后再演变为“在”。即：



江蓝生（1986）综合并补充了两者的意见，认为表疑问语气的“呢₁”和不表疑问语气的“呢₂”在汉魏六朝文献里同用一个“尔”字，直到唐代口语里出现“在裏”“裏”“在”作“呢₂”的用法，两者才开始分用，元代以后又开始重归统一。孙锡信（1999）则倾向于太田辰夫的观点，认为表疑问用法的“呢”来源于“嚮”，非疑问用法来自于“哩”，“哩”源于句末表处所的“裏”，只是到了元明时代，“哩”才逐渐产生了表疑问的用法，且“呢”“哩”分用的现象在当代南方官话中也仍然有所保留。

潮州方言的“伱”本义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在”，当其用在句末时，与“呢”的部分功能相对应。“伱”有几种不同的语音形式，这些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中，所承载的句法功能和意义也有所区别：

（一）表示较实在的“存在”义时读本音[to^{35}]，声母不变，记为“伱₁”。位于句中时读前变调[to^{35-21}]。如做动词和表空间的介词时：

- （1）我有伱[to^{35}]。（我在呢。）
- （2）我伱[to^{35-21}]只块。（我在这里。）

（二）做表时间的介词时读前变调及声母弱化形式[lo^{35-21}]，记为“伱₂”。如：

- （3）我伱[lo^{35-21}]睇书。（我在看书。）

（三）“伱₃”与处所名词“块某处”组成固定构式，用在动词后表示非使然的状态持续貌，读后变调[to^{35-21}]。在汕头方言中，“伱块”还可以用在动词前表示非使然的动作进行貌，读前变调。（施其生，2006）如：

- （4）汕头：我伱块睇。（我在看着。）
- （5）我坐伱[to^{35-21}]块。（我坐着。）

(四) 在句末做语气词，常与副词“还”共现，具有现时相关性，表示夸张语气，记为“伱₄”。读后变调及声母弱化形式[lo³⁵⁻²¹]。如：

(6) 伊还唔知伱[lo³⁵⁻²¹]！（他还不知道呢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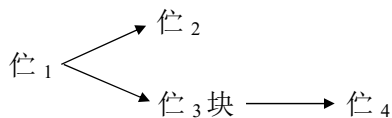
(7) 还有两侬未来伱[lo³⁵⁻²¹]！（还有两个人没来呢！）

“伱₄”也可表示超出预期的夸张语气，此时不具有现时相关性。如：

(8) 我食着两大碗伱[lo³⁵⁻²¹]！（我吃了两大碗呢！）

(9) 我叫伊来伊还霎伱[lo³⁵⁻²¹]！（我叫他来他还不愿意呢！）

潮州方言中用“伱₄”“伱₃块”分别对应“呢”的持续体貌、申明语气用法，疑问语气则用另外的形式“呢[ne³³]”¹，分工明确。从潮州方言的情况来看，我们更倾向于“呢₁”“呢₂”有不同来源的意见。结合“伱”的语音变化与语义演变情况，我们推测其演变路径与唐代语气助词“在”类似。即：



正是由于潮州方言的处所名词不用“裏”而用“块”，演变为申明语气后保留的是“伱”，在语音形式上与表疑问的“呢”相差甚远，因此没有像普通话一样两者逐渐相混，而仍由两个不同的形式承载。

除了功能上的不对称，普通话的“呢”与潮州方言的“伱”的不同之处还在于，“呢”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换了许多不同的字形，而“伱”则主要依赖语音的变化来实现不同义项的区分。潮州方言有着丰富的“音变”现象，这些现象通常被看作只受语音环境制约而发生的变化，与语法无关。但实际上，许多词或构式在语法化的过程中，每个阶段往往都伴随着相应的“音变”发生。新的语音形式与新的语法意义相结合，并最终与原先的语音形式区分开来，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过程，实则相辅相成，可视为该词/构式完成某个句法功能转变的标志之一。

¹ 本字是否为“呢”尚需考证。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中“呢”还有一种用法是“用于句中停顿处”，这种用法在潮州方言中也用“呢[ne³³]”，我们认为它是由疑问语气进一步发展而来的，暂不列入讨论范围内。